

那一声“干”叫盛世繁华

有些醉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有味。清茶一杯书半卷是一种好，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也是一种好，只可惜，能面对面喝酒的人越来越少了，偶尔一次，已成为一种怀想。

葛水平

酒是植物世界给予人间最现实、最醒脑的关怀，是饭桌上常驻的风景，是掏心掏肺说话，然后忘记一件事的幸福。

喝酒这样的寻常事，渐渐在我的生活里减少了，我是一个喝酒口号喊得挺响亮的人，但底气足不足，自己知肚明。

有几次喝酒喝得无地自容，暗自发誓以后可不能叫人说闲话了。成人的世界里没有整日絮叨那么庄严肃穆的话题，再见朋友们时，依旧“外甥打灯笼照旧”。我想，我的酒事应该是来自我的父亲，父亲喜喝酒，酒给父亲和苦难的生活达成谅解的乐趣。

藏在酒里的岁月

父亲热爱音乐，从前的日子苦，为了音乐，父亲打蛇做二胡。三尺黄土既是墓茔也是屋檐，屋檐下与人为伴的除了麻雀，还有蛇。任何小动物都不叫人害怕，唯独蛇叫人怕。农家人的墙角和灶火旮旯常有蛇出没，不过都比较细瘦，能做二胡的蛇该是蟒蛇，尤其是肛门处的皮最好。记忆中，夏秋之际，蛇血在土窑周围散发着恶臭，蛇皮花花绿绿用绷子绷着晾满了柴草垛，人们经常绕开我家窑洞走，父亲便常常喝一些劣质的散酒来抵挡乡人们厌恶的眼神。

做二胡首要竹子来做琴筒，那年月，北方的竹子少，粗壮的几乎找不到。梨树木做杆，灌木荆条做弓，弓毛用马尾。一般人家不让剪马尾巴，因为马尾巴保持着马奔跑的平衡，夏季也能驱赶蚊蝇，给马消暑降温。于是，父亲就拽马尾巴做弓，三根两根从邻居家的马尾巴上拽。新做的二胡，琴皮雪天里紧，雨天里松，最关键的是需要和蟒皮磨合。

新蒙的琴皮一般都比较硬、比较紧，需要通过不断地拉琴，使其纤维组织适应各种作用力的传导，引起琴皮的振动，琴皮的振动频率，在不同的音高点上、在不同的力度下，让新

做的二胡达到最佳的效果。

父亲借磨合二胡招呼乡人喝酒，来化解人们对他的坏印象。父亲站在邻居家门前，用二胡模仿人们说话，变声变调，两根弦扯着：“老乡，出来喝酒。”

一场酒事化解了郁结在人们心中的矛盾。

父亲和我最后一次喝酒，是在老家窑洞的炕上，炕桌上一碗酸菜豆腐，父女俩开喝。从前，没有要紧事，一瓶高粱白能喝一下午，说往事。父亲会算命，偶尔也看风水，我没有探究过父亲为什么会这一行，但他从不给我算。端着酒杯盘算当下的生活，说到落寞处，“含糊过吧”是父亲的口头禅。更多的是说乡村故去的人和事，这时，窑洞里来的人就多了，两个人喝酒变成一窑人猜拳，也有请父亲算命的，每喝一口酒，父亲惶惑着说一句话：“都是命”，空杯子满上，盯着问“命”的人“闲时喝稀，忙时吃干，不闲不忙喝两杯，都是好命”。酒上头时，父亲常常会拿出他自制的二胡，这时候，多半是掌灯时分，窑中一盏豆油灯，手中的二胡，里外弦一“扯”，一曲《望星空》，让庄稼人过日子找到了盛气凌人的效果。

我和蒋韵也喝酒，舌头大时，带着激动的情绪，在音乐停止下来的空当儿唱歌。我唱民歌，蒋韵唱京剧《贵妃醉酒》片段。酒精使声音变调，似乎是将原声再处理。我们的快乐很唯我，在场所有人的快乐也很唯我。



城市与酒的探寻

因父亲的缘故，喝酒成了我对往事伸张和收缩的另一种靠近。

记得2010年，我和蒋韵应上海《文学界》邀约出访韩国。活动之余的夜晚，我们走进一个地下酒吧，是一个退休下来的老艺人的私人酒吧，他的收藏里，有他旅行到各地的登机牌，还有白酒。他在夜晚的灯光下弹着吉他、喝着酒，酒精的作用让他在激情之余，也会高歌几句。

他是那样真实，像是经历另一次人生的真实，歌声流经岁月穿越而来，我们被感动。

我和蒋韵也喝酒，舌头大时，带着激动的情绪，在音乐停止下来的空当儿唱歌。我唱民歌，蒋韵唱京剧《贵妃醉酒》片段。酒精使声音变调，似乎是将原声再处理。我们的快乐很唯我，在场所有人的快乐也很唯我。

那是首尔一个潮湿而寒冷的晚上，是冬日下了一层薄雪的晚上，时间、地点、年、月、日，一生能聚在一起的人，第二天就散了。

当我回忆起那次在首尔的经历，我努力记忆，想起的却是那个歌手，还有我们变调的演唱。我想说，记忆一个城市的美好，也许是这座城市留下的一场酒事。

记忆中还有一件事，大约是2009年夏天，我去北京，在动物园门前的地地道，一个留着一头长发挺艺术的年轻人，无视旁人地弹着吉他唱一首罗文的歌。地上的花毯子上放着一瓶酒和两只杯子，他的对面坐着一位红衣女子，很长时间就那样一个坐姿，面朝吉他歌手。

此时，我站在通道口的第一层台阶上，他的嗓音透过通道瓷质地深嵌进我

们的耳膜。外面有雨，雨下得不大，但还是有雨水流下来汪了一片。

这时，有两位老人蹒跚地走来，满头如雪的发丝，在地下通道的光线里模糊成两朵云。他们说着话，把“罗文”的歌推向两边，歌手的歌声戛然止住了，通道里静得空旷。歌手停了下来，和对面的红衣女子举杯喝酒。那个没有回头四顾的女子，我想，她一定是沉浸在两句诗歌里：“如果我的心变了，至少还有一首歌。”

那样的感觉，带点忧郁的情绪感染了我。走出地下通道，听到一个卖菠萝的女人和买菠萝的人说，歌手对面的女人是个盲人。罗文从这个世界上走时，把歌留了下来，我回过头，歌声从我的肩膀上划过去，我突然清楚地听到歌手唱出一句：“朋友，你好吗，仍常含着笑吗？”

酒浓味浓情更浓

有些醉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有味。很多时候，人不一定是被书本感动，而是被日常感动。酒散后的人分头奔向了江湖，回忆，是一个逼近日常的词语。

清茶一杯书半卷是一种好，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呢？也好！只可惜，能面对面喝酒的人越来越少了，偶尔一次，已成为一种怀想。

我偏爱用原浆酒泡花酒和果酒，鼓肚玻璃罐子，看花朵盛开，忽而上下，喝那样的酒会想到爱情。山野的菊花苦味重，采回来要蒸，蒸后放到篾子上晾晒，边晾晒边翻身，有一股艾药味儿，晾

晒好菊花泡酒会发现，香气不全是植物成分，有节令糅在里面。

农历九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，山里的野果子熟了，天然无污染的野果子，我喜欢采摘来泡酒。

那些日子，崖崖上扬起一阵风，摇掉吃不住秋风的树叶，一些藤儿绕过岩头，那岩头上就探出了一丛一丛的野果子，看见时的那种喜悦，万千烦恼都在一瞬间被赶走了。我自己泡酒，和友人喝到兴处，若加上岁月老去的容颜，加上老歌，再加上蛋黄色的蜡烛和酱菜小黄瓜、炒毛豆，世界上果然简单到可以消解人生哲趣了。

天长地久有时尽……不去收拾最后的残局，心意如酒，看月亮，或有几滴雨声，犹如读宋人小令，激动到无上孤独。

人这一生，有些关系、有些酒事是让人怀恋的，怀恋是一个人的宗教。人间性情加酒，结合社会背景与格调，格外是一个宗教的悟意之美。

因此，我常常想象那酒水的浓度，和友情的深度。那一声儿“干”，真叫个盛世繁华。

欲了解更多美酒资讯，请关注华夏酒报微信公众账号。

